



## 江边的石

□周智

千磨万击  
一石一态  
江边大小石头不计其数  
却没有一个是刻意存在

它们信马由缰  
它们没恨没爱  
不知道从哪里来  
不知道往哪里去

有人把它们  
踩在脚下，欺凌  
有人把它们  
雕刻成佛，跪拜

总有摸石过河的人  
勇敢走向激流深处  
让流水有了形状  
让消逝有了重量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 辫子卷起云浪

□胡中华

风把经幡吹向月光，  
她的影子扫过草场。  
银镯轻响铃铛轻响，  
惊醒沉睡的河床。

篝火染红，十指微凉，  
旋转时辫梢蘸满清霜。  
夜露流淌浸湿了眺望，  
马蹄声碎在远方。

呀啦啦摇曳的星光，  
辫子卷起云浪。  
我的镜头装不下，  
你脚尖盛开的春阳，  
和你未说出的故乡。

呀啦啦流云的苍鹰，  
掠过她的肩膀。  
忽然忘记哪片云，  
藏着阿妈煮的酥糖，  
和你眼眶凝结的冰霜。

羊皮鼓催快了心跳，  
蓝围巾飘成倒淌河。  
风在打结绕过她的左耳，  
藏进褪色的转经筒。

布达拉宫还在生长，  
她把朝圣路踩成圆圈。  
野花低头捡起八拍时光，  
酿成隔夜的月亮。

地平线偷偷缝合，  
她转身时的裂缝。  
玛尼堆在褪色，  
褪成旧信封，  
收留我未寄出的颤抖。

呀啦啦摇曳的星光，  
辫子卷起云浪。  
相机吐出的胶片，  
长出格桑花的纹样，  
灼伤了我的指掌。

呀啦啦透明的翅膀，  
坠落经幡中央。  
风把她的脚步声，  
缝进行李箱最底层，  
在陌生的城市回响。

(作者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

## 矮木匠

□徐崇仁

高中毕业，我没有考上大学。那年夏末，蝉鸣聒噪得人心慌，我站在村口的老黄葛树下，影子被夕阳压得更矮——一米四的个头，比邻家刚上小学的娃娃高不了多少。又到一年征兵时，征兵干部看我一眼就摇了摇头，父母直叹气，父亲的烟锅子敲得石阶当当响：“学门手艺吧，鲁班爷不欺人，木匠饿不死人。”就这样，我成了李木匠的徒弟，村里人私下都叫我“矮子木匠”，喊得久了，连我自己都快忘了本名。

拜师那天，我来到师傅的木匠铺，里面的木头混着桐油味，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暖暖的。墙角码着长短不一的杉木条、柏木段，刨花堆得像座小山，踩上去软软的，能埋到脚踝。八仙桌上摆着锯子、斧头、墨斗、弯尺、锉子、木尺，师傅李老头背着手，手指敲着墨斗说：“木匠的规矩就三条——量三遍锯一刀，线要直心要正，手艺要精人要实。身高不顶用，手上的力气和眼里的准头才顶用。”

我个头太矮，第一道难关就是抡斧头。师傅的斧头沉甸甸的，我举起来都费劲，掂着脚砍下去，力道偏了，木料上的纹路被砍得歪歪扭扭。师傅不骂我，蹲在一旁抽叶子烟，等我砍得满头大汗、胳膊发麻，他才伸手把斧头扶正：“用巧劲，不是蛮劲。你看木头的纹路，顺着它砍，才直。”师傅从墙角拖来一个矮木凳：“踩着，够不着就借力。木匠活讲究灵活，不是死扛硬顶。”

矮凳成了我的“老伙计”，陪我从学徒成长为师傅。起初学推刨子，要么用力过猛木料不平，要么推不动，憋得汗浸刨柄。师傅握着我的手，教我感受刨刃与木头的阻力，说要顺着木头的性子，刨子才走得顺。日子久了，我的手掌磨出老茧、关节变粗，推刨子的动作却熟练了，刨花能卷出均匀弧度且薄得透光，师傅点头说“有了木匠的样子”。

学弹墨线是细活，也是木匠的基本功。将墨斗中浸足墨汁的棉线，用铁钉固

定在木料一端，我踮脚拉直，另一端按在木头上，手指一弹，乌黑笔直的墨线便印在木头上。有一次给三合院横梁弹线，木料又粗又高，我踩凳子也够不着顶端，师傅搬来梯子让我爬上去。我站在梯子上腿发颤，墨线拉得歪歪扭扭，师傅在下面喊：“心稳手才稳！这线是房子骨架，歪了房子立不直。”我深吸一口气，盯着木料端点慢慢拉直线，弹下去时墨线笔直如尺，师傅挥了一下烟袋锅子，算是默许。

那时，村里流行盖砖木房，师傅带着我走村串户修院子。东家的院子要搭横梁，我们凌晨就上山选杉木，师傅用手量树干的粗细，用鼻子闻木头的的气味：“杉树轻，耐腐蚀，纹路顺，做横梁最合适，能经得住二十年的风雨。”下山时，我扛着一截细杉条，个头太矮，木头一头拖在地上，磨得树皮都掉了，露出里面的木芯。师傅就把粗的那头搭在自己肩上，让我扶着另一头：“师徒搭伙，力气往一处使，活才能干得漂亮。”

刨梁柱时，我踩着高凳围着木料转，刨子推过，木头变得光滑，纹理清晰如画。师傅教我做榫卯，“榫要严，卯要合，不用钉，房才稳。”我手指短，抠榫眼得用小凿子一点点凿，木屑掉进指甲缝，洗不干净，留下木头的清香。有次凿卯眼伤了手指，鲜血滴在刨花上。师傅抓把灶灰按住伤口，说“手上没疤不算真木匠，以后仔细点”，还给我缠上布条，递过凿子让我接着干，说手艺是练出来的。

木匠不光盖房子，还做家具、打农具。村里人家嫁女儿，都要找师傅做一套嫁妆，木床、衣柜、木箱、盆架，样样都得精致。我跟着师傅学雕花，先在木头上用铅笔画好纹样，再用小凿子一点点刻，牡丹、莲花、喜鹊，

生怕有人来打扰。

看到父亲开心，憨憨也很开心，整天在屋里蹦来跳去。没几天，我们全家人对它都熟悉了，我每次出去上班，它都摇着尾巴出来送。下班回家，它也会跑过来在脚边亲热好一阵子。全家人越来越喜欢它了。

一天，父亲带着憨憨去逛步行街，走着走着，憨憨不见了。父亲找了很久也没找到，便着急地给我打电话：“憨憨不见了！”我赶到步行街，和父亲一起找遍了附近的大小街巷，仍不见它的影子。

回到家里，父亲急得连晚饭也没吃，不停地说：“我不该来县城，更不该把憨憨带来。城里这么大，憨憨肯定是找不回来了。”我们劝他说没事，大不了再买一只小狗来喂。父亲打断我们：“那些宠物狗娇生惯养，

哪能像憨憨一样吃得下乡下的粗茶便饭？”几天后，憨憨却突然回来了，浑身散发着香气，毛也被修剪过，梳得整整齐齐，完全变了模样。父亲非常吃惊，追着憨憨问是谁给弄的，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笑着对父亲说，可能是人家把憨憨捡回去当宠物养了，给憨憨做了美容。父亲听后先是生气，想了好一阵后才说：“憨憨，人家那么好的条件，你不该回来呀！”憨憨似乎听懂了父亲的话，摇了摇头，“汪汪”叫了几声……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带着憨憨回乡下去了。本想再留父亲多住几天，可看着父亲和憨憨那高兴和激动的背影，我一下子明白了。父亲和憨憨一样，乡村才是他们生活的乐园、心灵的归宿。

（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作协副主席）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 憨憨进城

□张儒学

“憨憨”是父亲养的一条小狗，名字也是父亲取的。

那天，独住乡下的父亲突然来县城，说这次要在我家多住几天，憨憨在家没人照看，于是也把憨憨带来了。在城里，憨憨总是跟在父亲后面，从不乱跑也不乱叫。有时，父亲认不得回家的路了，憨憨还能在前面带路。

父亲在城里没有熟人，常常只能待在家里，还是憨憨陪着他。父亲烦了时，憨憨就跑到他身边，摇晃着头逗父亲开心；父亲困了在沙发上打盹，憨憨就静静地守在旁边，

## 渐渐远去的站台

□李钟

不久前回老家，与几个兄弟聊起儿时去火车站玩耍的情景，那些模糊又鲜活的记忆让大家兴致盎然，相约再去看看那座火车站。

老家在珞璜小岚垭村，毗邻渝黔铁路，离七龙星火车站很近，步行10多分钟便到了。眼前的景象，与记忆中的喧闹截然不同：偌大的站台空无一人，冬日的阳光将我们长长的影子投射在斑驳的水泥地上。地面布满了龟裂与凹陷，有几处已被野草覆盖，泥土与杂草交织成一片荒芜。门楣上，红色的“候车室”三个字积满灰尘，蛛网在牌匾上肆意蔓延，仿佛在诉说岁月的沉寂。阳光透过斑驳的铁窗，斜斜地照在空空的长椅上，尘埃在光柱中飞舞，勾勒出一幅寂寥的景象。我们唏嘘不已，昔日人声鼎沸的交通枢纽，如今竟变得如此落寞。

当年，七龙星火车站远近闻名，作为物资与人员集散地，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汇聚于此，乘坐绿皮火车踏上远行的旅程。

这是一个小站，快车呼啸而过，不会停留。每天仅有两趟慢车停靠，而这短暂的停靠，便成了车站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光。站台上，总能看到一群群孩子追逐嬉戏，目光紧紧追随着远方驶来的列车。每当客车进站，我们便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盼望着里面

能有自己的亲人。

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独自远行，是15岁那年考上师范学校。从七龙星火车站出发，路程不过十来站。那天，父母帮我提着沉重的包裹，一直将我送到站台，反复叮嘱要小心、要注意听广播、别坐过了站，言语间满是不舍。火车进站，人群如潮水般涌向车门，父亲一个箭步上前，将我护在门口，然后用力把我推进拥挤的车厢。在摇晃的车厢里，隔着车窗，我拼尽全力向父母挥手，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了离别的滋味。

后来，“要想富，先修路”的号角，改变了一切。家乡也修通了第一条乡村公路，每天有四五趟公交车往返，周边乡镇也陆续通了公路。我回老家，也从单一的火车，变成了火车与公交车的切换。不知从何时起，七龙星火车站的客流便悄然减少，往日的热闹不再。再后来，那条乡村公路被改造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路，绕城高速也在珞璜设了入口。更重要的是，渝黔高铁通车了。

这个小小的站台，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乡愁与记忆，更是中国走向开放、走向繁荣的缩影。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也微笑着迎接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会员)

